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黄氏日抄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黄氏日抄九十四卷宋黄震撰震有古今紀要已著録是書本九十七卷凡讀經者三十卷讀三傳及孔氏書者各一卷讀諸儒書者十三卷讀史者五卷讀雜史讀諸子者各四卷讀文集者十卷計六十八卷皆

論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劄申明公移講
義策問書記序跋啟祝文祭文行狀墓誌著
錄者計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
卷八十九卷九十二卷原本並鈌其存者實九
十四卷也震與楊簡同鄉里簡為陸氏學震
則自為朱氏學不相附和是編以所讀諸書
隨筆劄記而斷以巳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
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併有不存標目而

采録一兩字者大旨於學問則力排佛老由陸九淵張九成以上溯楊時謝良佐皆議其雜禪雖朱子校正陰符經參同契亦不能無疑于治術則排功利詆王安石甚力雖朱子謂周禮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不堅持門户之見葢震之學朱一如朱之學程反復發明務求其是非中無所得而徒

假借聲價者也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黄氏日抄卷一

宋　黄震　撰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顔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孝經魯恭王壊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皇自註孝經

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司馬温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而上之至以世俗信偽疑真為言愚按孝經一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

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亦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

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若以今文為偽而必以古文為真恐未必然至晦菴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刋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為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為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為傳并刋其用他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

之義為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産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為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為出於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為之凡係先儒考孝經之異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為斷雖與劉向説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為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為義自是萬

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
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
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為人臣子者皆
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
學者詳之其義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
季為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
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
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

不知也今將事見公羊傳昭元年

黄氏日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黄氏日抄卷二

宋　黄震　撰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犂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賛一辭自本朝

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菴為集注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為或問以辨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闢晦菴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

慕之者又爭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為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為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耶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語長師宗諭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震自此益信受誦

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今年踰六十遺忘是懼官所竊暇復讀而間記集注或問偶合參考及他說不同者一二以求長者之教餘則盡在集註矣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近世有石廣學於晦庵門人李閎祖作四書疑義謂晦庵注此章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

為有病必言氣稟有清濁故質有昏明而覺有先後愚謂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晦庵折衷諸家而歸之簡淨讀集注者何必更以求多為哉若陸象山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為不習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

有子孝弟章

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為支離固不可知程子言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覺乍見亦或以為疑盖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也晦庵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此語為婉而切似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

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説克諧以孝未曾説仁湯時方説仁乃與寛對説孔子説仁又多與智對説至孟子方説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説釋有子之説爾要之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説亦未專主於説性孝弟為仁之本理脈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禮智為四端他日又嘗謂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

亦未嘗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
夫各有所當也

曾子三省章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
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惜其嘉言善
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内者無形動求諸身躬行也
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具萬理而應

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内之説也用心於内近世禪學之説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説此說令視晦庵殊不侔使晦庵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説不知亦收載否二説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入孝出弟章

晦庵於或問載蘇氏之説云今之教人者引之極高示之極深教者未必能學者未必信務以誕相勝風俗之壞必自此始夫晦庵豈不悟蘇氏此語之為譏伊川哉而載之或問其懲伊川門人之弊歟

三年無改章

晦庵於集註取尹氏之説曰如其道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

忍故也次取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耳其於或問則斷以尹氏得用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又設或問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蓋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又非常之事不可以預言矣此又晦庵足尹游之說而完其義者也愚按尹游二說皆因禮有三年之喪而釋三年為親喪之三年因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釋不改為親沒

三年之間不改其行事竊意此章本意本不為親沒而發特三年字與不改字與它處說人子居喪事偶同耳夫人子於其父之道誰不知體之而持久為難父在之時隱於志者三年無改其道父歿之後見於行者三年無改其道則其拳拳於親而不敢違始為可知耳三年者槩言其久似與顏子三月不違仁語脈相近且夫子既明舉父在與父歿兩事而言則非獨指居喪而言也明言於父之道又非獨指其居喪

行事而言也必如古者之說徒主其三年之文而不暇顧其父在之文矣三年有成三年大比三年成都三年視敬業樂羣皆要久而言豈徒三年之喪稱三年哉而必以三年為居喪耶

知和而和章

本意不過禮以和為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恐於本文有添

因不失其親章

集註以為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是一章三節各自為義也或問以為因上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註為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為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之也此語似

於集註有發

為政篇

民免無恥章

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恥或問謂范吕謝尹氏皆以苟免為言殊失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為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愚按二說似微不同實則經文惟言免字晦庵言苟免字以

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再發以足之

此等似當入集註

十五志學章

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論疊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庵斷以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

攻乎異端章

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為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為佛學者遂陰諱其説而曲為回護至以攻為攻擊而以孔子為不攻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説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回護至此耶

舉直錯枉章

舉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註所不可曉者
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舉直錯枉
舍諸字不言則不可耳今集註以諸字作衆字說如
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晚學亦未易曉或疑
諸者助辭即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也如賈誼置
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者
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所
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是小人得志君

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否若如舊說則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舉者舉斯加彼之舉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

八佾篇

君子無爭章

辭義曉然本無可註近世立高論者回護爭字其說雜然晦庵本註疏舊說射禮為證其說始平於是知

好議論而忽註疏者可戒也

使民戰栗章

蘇氏謂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為隱辭以相語有以問尹氏者尹氏艴然曰說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矣此論最於說經有益聞者當戒

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為祭地之禮晦庵曰未可知也然其言有據存而考之可也愚謂社固祭地也然所祭指吐生百穀之土與稷為比則舉地之一而言

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春祈秋報皆于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説苑而或問載舊説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愚按説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殆如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為之臺故言非僭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為名歟

反坫

鄭註謂坫在两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两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為屏以反坫為反爵之地然内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𠏉于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為之者皆

可名坫而坫亦有髙畢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内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多於臺門内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為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為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為爵之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宫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

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
儀衛之衆而為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
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
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宮室僭侈
之事

里仁篇

里仁為美章
註以焉得知為失其是非之本心理固如此但本文

自明白此語恐覺微重耳

安仁利仁章

謝氏謂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説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絶意念之説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説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决不

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無適無莫章

君子於天下無必欲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惟義是從而已此本旨也無此兩者惟有義耳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又是一意與經旨微不同

吾道一以貫章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説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公冶長篇

乗桴浮海章

程子謂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晦庵於集註録之於或問言其未盡善因知經旨之本明白者不必贅辭也當從或問

非爾所及章

諸說以仁字總罩一章之意因而說仁恕不同於本文似不曾解竊意理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已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强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

加諸我不可必也故以為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在已而已必欲强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姑誌所疑以俟請問

性與天道章

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説如此耶要之子貢

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令尹子文註云鬬穀於菟

石𢈔云穀本作㲉乳也借作穀

雍也篇

居敬行簡章

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

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

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

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

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

愚按二說皆出晦庵而不同恐當從或問之說

孟之反不伐章

集註載謝氏稱孟之反無欲上人之心及孟之反可

法之語或問以謝氏為過且云恐非夫子之意夫釋

經亦順其本旨而已合參或問之說

祝鮀宋朝章

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不有至而有之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惸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無者總為禁止之辭虐惸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為尤足以苟免亂世而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為之令色亦不同則范氏分輕重之說恐亦

自通學者更詳之

何莫由斯道章

洪氏將何字少歇而以人莫能由斯道晦菴獨取之蓋云世之不由於道者不少也程氏等說謂人何能不由斯道若曰日用常行者皆道也蓋衆說說得道字輕指天下之道也故以為莫不由之洪說說得道字重指道之踐履於身者也故以為莫能由之恐合

參考

人之生也直章

集註獨取明道云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則盡辨伊川以下諸説為未然愚意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述而篇

子所雅言章

程曰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愚按本文未嘗及此

怪力亂神章

以怪力亂非理之正而別指鬼神為造化之迹非不正是一律而分輕重然載謝氏之説謂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一體平説尤於經文協也

泰伯篇

泰伯至德章

覶三以天下讓之説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為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泰誓論始為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註惟直述其事或問於三讓亦姑舉禮辭固辭

終辭而不敢質其說盖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庵不敢確言以為三讓天下之說三讓事見下○或問有疑泰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絶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愚按王充論衡謂泰伯知太王欲

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
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
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
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
以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信史書言泰伯父死
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泰伯端委以
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左傳
以闢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主左傳

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泰伯仲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為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髮雖嘗斷何妨復長身雖嘗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也其始隨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泰伯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為君而不肖者有矣未有下同

庶民者也且時仲雍已老矣髮星星何可斷身黑者何可文耶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集註惟載程氏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皆罕言愚按自孟子不言利世以利為不美字而此章以利與命仁並言故世疑之惟或問中晦庵言利者義之和全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

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修已以俟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不可以不言而憂深慮遠又不可以多言也此言似合入集註可免世俗分輕重美惡之疑

鄙夫空空章

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

嘗明言空空指誰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晦菴以先進為前輩野人為郊外之民後進為後輩君子為士大夫此甚乎實引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愚謂若以先進為朝廷邦國行禮樂之人則宜如程子宛轉其說若泛言前一輩人而於禮樂亦止泛言於禮樂之事則

程子之說視本文為有添矣或止云先輩質朴故於禮樂之事猶野人也則與晦庵叶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晳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瀟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濵乃

忽聞曾晳浴沂詠而歸之言若有觸其浮海居夷之
云者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
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晳之問則力
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
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
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
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晳想像
之言為實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為曾晳獨對春

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髙而不知陷於談禪是盖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盖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為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

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晳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註云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克己復禮為仁後曰為仁由己此註恐指為仁由己之為仁耳蓋以語脈而詳之克己復禮為仁云克己復禮即所為仁為非用力之字若為仁由己則為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脈則不同也要之為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己復禮盡更詳之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章

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愚按上文棘子成

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
別有君子之意也合審

子路篇

仲弓問政章

程子謂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
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
間耳愚按仲弓正問舉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

豈意其不欲舉才而推其弊至此歟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恐亦衍文

憲問篇

霸諸侯

註云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聲轉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

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

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强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强大地醜德齊莫能相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攘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萬世之常道

孔子沐浴而朝章

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

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衛靈公篇

有教無類章

註專主變化氣類愚恐夫子與進互童孟子來者不拒之意皆在其中也

季氏篇

季氏将伐顓臾章

集註云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

叛或問載蘇氏考究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吴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恐當以或問所載為正盖顓臾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因季氏將伐顓臾而槩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理者尚多也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

陽貨篇

性相近章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予於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横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専以性善為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

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
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為相近也
謂性為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
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
舜為一孟子葢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
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為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
為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
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為非

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為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

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

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説也柰何獨主性善之説而遂廢性相近之説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説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

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匏瓜

黄勉齋宰臨川刋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又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未知然否

微子篇

虞仲

註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愚按仲雍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問則曰范氏之説因上文而以周親爲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愚意於書文雖不協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改周字爲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説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如意甚明

黄氏日抄卷二

黄氏日抄卷三

宋 黄震 撰

讀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之效齊宣王問威文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

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

梁惠王下

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不毁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

齊大國也可以有為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門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為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備之矣

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

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没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

伐燕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

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葢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右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

公孫丑上

前二篇皆載游說齊梁之說此篇因公孫丑預設當路於齊動心否乎之問遂明不動心以及知言養氣之

說繼以王霸之說繼以仁不仁之說又繼以不忍之心而發明四端之說凡皆多前聖所未發有益萬世者其指要已備於晦庵之集註讀之瞭然後學不待贅一辭矣

公孫丑下

孟子游說齊梁備於前篇否亦多因言齊事而發之此篇惟首章言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為齊而發者歟餘則載游說齊王始終進退之節蓋孟子拳拳救世之

心雖齊宣不足以共此而其因以垂訓萬世皆因齊王發之也

滕文公上

齊梁既不偶始邂逅滕文公以世子過宋因與之交際其始末皆備此篇然告齊梁皆以權宜告滕文公皆以正對文公天資甚美而國小力弱故教以太王治岐之政而不及湯武救民之事矣然其告齊梁亦未嘗不歸宿於王政之本如治岐之云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

註以此為言滕然上文以三代教養之法而言恐此所謂是為師云者指三代而言蓋以三代教養可為王者師使滕君行王政而師之未必遽期滕之為王者師也後有王者亦未必捨三代不法而必待滕之所行為師也

有若似聖人一章

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繼而
止之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宜非有若之所可繼
而非故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
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
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
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此
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
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

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説為支離奈何習其説者不察因朔攻之於千載之下耶子張有靈回顧有子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以證精神之説恐本旨亦不如此在學者詳之

離婁上

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

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敺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昭白極矣

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聚斂則痛當世率土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巨室

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巨室人君當以至公率先之否則卿大夫世家皆以為不可矣故曰為政不得罪於巨室後世誤以兼并之豪為

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得罪蓋後世惟見兼并之豪為巨室無復見御大夫之世家也惟見豪民謗訴驅逐長吏之為罪而無復見士大夫執古誼爭時政之事也眩流俗而釋古書陷於非義者多類此學者謹之

無責耳矣

註謂人之輕易其言以未嘗遭失言之責故耳或疑無責只是不足責之意所以甚鄙而警之也耳矣云

者輕收之語辭

離婁下

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盖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晦庵於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為己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子之徒而私淑諸

人蓋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

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

敘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富

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施施從外來

施施二字注以為喜悅自得之貌造語精矣或疑施是

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未知

然否

惠而不知為政

或問云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非不知為政者也晦庵舉其師之言謂子產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而為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其流弊必至廢公道而市私恩故深譏之愚意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真有深淵須橋梁之

地其時亦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
出於外捐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偶出乘輿已
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
世傳爲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自
有歲時常行之政耳若夫徒杠成輿梁成恐亦農隙
歲一修之若謂他時無之而此時始成又豈政也哉
凡此類皆不當以文害辭
舜明於庶物章

註謂物者事也人倫指君臣父子以下五者言之也以物為事蓋謂於事上明理其說甚當或疑上文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繼以舜言之明於庶物似即承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察於人倫似即承上文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庶物則知自異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也人皆為物之靈察於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之言也既明於庶物又察於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未知然否

三自反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顔子一不校晦庵言自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不校爲高恐陥於苟且頽墮愚恐亦流於釋氏忍辱晦庵此說極救近世談高就簡之弊須深味之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以及伊尹之相湯以及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瞽瞍亦允若就指為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為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説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為天以禹之相益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説此則孟子因機誘説之辭也使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為不必問其有無益避啓之事蘇黄門極言其妄

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蓋求仁得仁又何恥之有哉

萬章下

此篇因三子之偏而論始終條理所以示學者作聖之功精矣自孟獻子有友五人以至交際以至仕非爲貧以至士不託於諸侯皆士之所以自守者

周室班爵祿

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告子上

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為辯告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

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詰於舍生取義本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辯析乎養其小體養其大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而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晦庵之發其指趣又如此學者宜熟誦而深思矣尚滕口說者何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情指惻隱之類才者能為之名可以為善故又以為

才

告子下

此篇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

盡心上

行不著習不察

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

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舉一廢百

集註云為我兼愛執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勢似

止言子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棄井

集註云猶為自棄其井盖指掘井者言之以勉人也

若味本文恐只是廢棄無用之義盖鑿雖深而不及

泉猶為無用之井故井必以及泉為期孟子勉人之意已在其中

盡心下

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顔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具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

子遂能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感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强兵為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温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嗚呼此可與權之難也